

我的第四家书店

薛艳

袁枚在《黄生借书说》里写道:“书非借不能读也。”初次读到这句话时,我还在上初中,虽然感受并不深刻,但内心大致是认同的。

那时,还没有如今这般便利,一台手机在手,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想读课本之外的书籍,只有有限的几种途径,其中之一便是去镇上私人老板开的小书店租借。

那种小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大部头的书,别说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就连四大名著也不见踪影。书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港台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

不拘薄厚,一本书一天3毛钱的租金,可谓物美价廉。我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发现这家小书店的,只知道初中那几年,尽管作业和功课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可我依然会在放学后,蹬着自行车,带着欢快得近乎飞扬起来的心情,奔向老街上的那家小书店,带回我心爱的柳残阳、温瑞安、梁羽生等作者的武侠小说。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租金,每本书借回来后,我必定挑灯夜战。为了不让家长发现,灯拉了之后,我搞个手电筒蒙在被窝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熬到第二天眼睛都红了,依旧满心欢喜,且还不觉得疲惫。基本上,一本小说,我一个晚上就能看完。那无数个握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如同小老鼠偷食般窸窣窸窣的小欢喜,如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忍不住嘴角上扬。

后来,小书店的书都被我看了个遍,老板也不可能为了我一个人再进新书,我便渐渐地去得少了。很快,我发现了另一个“精神食粮库”——镇上的文化馆。

偶有一次,我遇到了之前在小书店借书的一位爷爷。他是个武侠迷,也是位退休老教师。他告诉我,可以去文化馆办个

借书证,凭证借书,租金比小书店还便宜1毛,而且即使晚还半天,也不会多算一天的钱。听到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赶在周六上午就兴冲冲地办了一张借书证。借书证工本费6元,押金50元,每次借书的租金从押金里扣除,扣完后再补上。

文化馆的藏书量远比小书店大,类别也更广泛。每本书都有标签和书号,扉页上还盖着文化馆的章。缺点是有些书很老旧,我喜欢的时兴小说几乎没有,好在古龙、金庸的作品还算齐全,而且是正版,印刷和纸张质量都远胜小书店的盗版书。

那时的文化馆不支持在馆内阅读,基本是挑好之后,去登记,然后带回家看。因为那里适合我口味的书实在太多,我办完卡没多久就后悔了,可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去退卡、退押金,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那50元押金给用完。于是《百年孤独》《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傲慢与偏见》……一系列西方文学作品就成了我那段时间的“口粮”。

除了小书店和文化馆,如果想看不花钱的书,且不必带回家,就只有市里的新华书店了。镇上的新华书店分店只有一两间门面,除了字典,大部分是文具和学生的课外练习册,几乎没什么好看的书。而市里的新华书店位于中山路,有上下两层。寻个周日,我早早上公交车,到西门老汽车站下来,步行走过去就成了。我一般都是赶在书店开门前早早就到,自带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面包和水杯,然后在书店里待上一整天,直到下午5点关门才离开,正好赶上末班车回家,一个月总要上去这么一天。

后来的后来,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书柜,也买了很多书,东西方名著齐全地陈列在书架上,却几乎再也没有翻阅过。如今印象最深刻的,竟然还是那些借书的日

子。

在电子阅读流行的今天,从前翻阅纸张、细嗅墨香的读书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快餐式的阅读让我发现,从前车马慢,从前读的书,每个字都仿佛镌刻在心里;而现在看完一本书,可能一觉醒来,连主角的名字都记不清了。

我寻思着,也是时候重温一下当年借书看的那些日子了。

我计划着,就当我那多年无人问津的书架,是我又发现了的第四家书店。以后不说每周,起码每月认真看上一本书,写些读书笔记,想来定会有新的收获。



双羽舞翠茵

王健摄

在茶园品美景(外一首)

周国平

连绵的青翠覆盖山峦
三月茶乡笼罩一片诗情
暖阳掀开一处处鲜嫩
张张碧叶娇艳欲滴
早春江南捧出第一茬香茗
首屈一指——声名远播
巧姑纤手轻盈,柔指间弥漫芬芳
晕开十里画廊,香飘千顷茶园
一种碧透的绿,在茶具
慢慢洇开——氤氲蒸腾
(袅娜升起的还有无边绵绵思绪)
阵阵馥郁散发茶香
仅需啜饮一滴甘露,便迷醉心头

翻阅阳光

适宜翻阅阳光的时机
驱逐所有恼人的寒
阳光 每一丝光芒散发出缕缕的暖
把闪亮与无私温情传递人间
手捧一本无字的书
随着翻阅阳光的深度
手掌与内心渐渐豁然开朗
周身萦绕春天的气息
阳光——这域外的天使
掏出一腔火热慰藉尘世万物
每片心愿与一台大戏对接
悄悄酝酿着一场喜剧上演
恬静的深冬越行越远
每翻阅一遍阳光
节节攀升的思绪便萌发新芽
每颗孕育的种子迎候着早春的复苏

起风的日子

一丝柔风翩跹起舞
多彩的色彩渐渐蔓延
小蜜蜂花蝴蝶整装待发
一台复苏的大戏悄悄开演
盼望中的等待洋溢温情
寒潮在南来风中一步步退场
起风的日子默默春光降临
敞开紧闭的门窗与心扉接纳艳阳
返青的草地一片葱茏
起风的日子适宜走出户外
滴脆的鸟鸣在耳畔回响
一簇簇繁花于蓬勃枝丫迎风招展
起风的日子融入岁月赐予的尘世
每一缕光阴织就崭新的生活

2号家

王文学

“文学,新年快乐!”年初二上午,手机突然震响,我正望着后窗外的“远望2号”船出神。打开微信,是大理军校的老同学盖玉文发来的祝福,我心中一阵惊喜,思绪瞬间被拉回40年前的成都陆军学校10中队的2号宿舍。

我们那时把宿舍称为“家”。4个年轻人挤在18平方米的2号家里。山东莱阳的大个子盖玉文睡我对面床铺,别看他个子大,睡觉却十分安静;湖南衡阳的黄周生和他床对床,是2号家的“门长”,负责宿舍门的卫生和物品摆放;他床铺对面是四川彭县的王明贵,是“地长”,负责全室地面清洁。每次都是我们3个整理好内务,窗明几净后,王明贵才一路小跑去涮拖把,随后弯腰、弓腿,麻利地把地面拖干净。夏区队长每次表扬王明贵,他都会涨红脸,眼中含笑,得到肯定后变得更加卖力。因此,2号家在中队内务评比中,即使曹队长戴着白手套“挑剔”地检查门框上方、抽屉下方,也从未被挑出毛病。

然而,2号家也有烦恼——王明贵的呼噜声。熄灯哨一响,他的呼噜声便如约而至,高低起伏、节奏

奏规律,仿佛能震落墙皮。他家在彭县,离学校所在的什邡县九里埂不远,偶尔会请假回家。每次归队,他总会带些花生、糕点等小零食。有一次,他给了我一块沙琪玛,是我第一次吃,那松软香甜的滋味让我至今难忘。几十年过去了,沙琪玛依然是我最爱买的点心。夫人常笑我守旧,说高油高糖不健康。可我哪是守旧?不过是难以释怀那份记忆罢了。还记得1986年寒假返校时,盖玉文从背囊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金黄的莱阳大雪梨,用标准的胶东普通话道:“兄弟们,尝尝俺们家乡的梨!”那又大又甜的梨,从此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黄周生的衡阳普通话,听起来有点费劲。一次兵种课上学习炮兵科目,他在炮位测算时报告:“高低200,方向4(是)00……”教员让他复述,他急得脖颈青筋暴起,大声纠正:“方向是洞洞!”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单兵战术科目训练的时候,已是深秋。在高皇庙训练场,教员示范卧倒、出枪、瞄准、击发,动作一气呵成。训练开始前,教员强调卧倒时左手要五指向前,手掌着地,然后出枪。我和盖玉文相隔1米多,刚展开训练,他突然喊我:“文学,我的手!”我转头一看,枪刺竟从他左手虎口下方的手掌穿了过去。我赶紧跑过去,他已经把枪拔了出来。我们俩看了看伤口,扁平得几乎能透视过去,此时还未出血。他连忙

捂住,我找来一条手帕,紧紧缠住他的手掌。

教员见状,对我说:“你陪他去门诊部吧。”我们匆匆离开训练场,走了大约200米,血开始往外渗。盖玉文强忍住疼痛,也许是天气湿冷的缘故,他脸色煞白,我宽慰他说没事,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到门诊部时,盖玉文已经非常虚弱了。过来一名女军医,松开手帕,消毒、上药、缝针后,淡淡地说:“走吧。”我们疑惑地看着她,这就完了?她轻描淡写地反问:“还想咋样?回队里休息几天就好了。”或许对她来说,这种小伤早已司空见惯。

毕业分配前,盖玉文说他喜欢蒙自,想去14军,后来从14军31师转业到了大理;黄周生则在铜梁见过邱少云的妈妈,崇拜英雄的他想去13军,最终被分配到西藏边防团,在雪域高原戍边12年后,转业回到衡阳老家,2023年还被表彰为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王明贵去了13军,而我则去了远洋航天测控基地。

欢笑情依旧,萧疏鬓已斑。40年光阴似箭,分开后,我和他们再没相见,只是毕业30年建的微信群,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方才得知彼此的过往。我们都从基层连队开始,将青春奉献给了军队建设。那些被呼噜声搅碎的梦想、每周3次的8公里越野、桂花镇的连排攻防演习,还有被批评后的自嘲,依然在2号家的记忆中欢快地舞动着,永不褪色。

